

西岭雪 著

# 首席情人

秋  
风  
影  
情  
爱  
小  
说  
系  
列  
长  
江  
文  
艺  
出  
版  
社



西岭雪 著

# 首席情人



8 7 0 11 6 7 2 7 11 6 R 8 11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席情人/西岭雪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4

(秋风影情爱小说系列)

ISBN 7-5354-2173-3

I. 首…

II. 西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260 号

责任编辑:陈辉平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贺 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@public.wh.hb.cn](mailto:cjlap@public.wh.hb.cn)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孝感日报社印刷厂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125 插页:2

版次: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40 千字

印数:1—6000 册

---

I·1650 定价:1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CATALOG

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  | 一 愚人节事故      |
| 12  | 二 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  |
| 23  | 三 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|
| 34  | 四 重拾旧欢仍如梦    |
| 45  | 五 若有缘        |
| 56  | 六 妈妈与作家不能兼职  |
| 67  | 七 梦里不知身是客    |
| 78  | 八 危险游戏       |
| 89  | 九 猎艳         |
| 93  | 十 999朵玫瑰非关浪漫 |
| 110 | 十一 无非情色男女    |
| 121 | 十二 等待惊蛰      |
| 131 | 十三 杨过和小龙女新解  |
| 142 | 十四 首席情人      |
| 153 | 十五 衣锦还乡      |
| 164 | 十六 罍粟涅槃      |
| 175 | 十七 冲浪        |
| 185 | 十八 花间醉       |
| 196 | 十九 谁是谁的主角    |
| 207 | 二十 揭盅        |
| 219 | 尾 声          |

### 一 愚人节事故

蘑菇的厄运，自一场车祸余生后开始。

三天两夜，她睡了醒，醒了睡，恍惚听到周围有人声，但是没有力气睁开眼睛。嗡嗡嗡，嗡嗡嗡，有如蚊蝇，赶不走，也听不清。

当她终于有能力成功地再次看视这个世界，时间是1995年4月3日黄昏，“愚人节”后的第三天。触目是满天满地的白，床很硬，扎在腕处的针很痛，头上方怎么会有那么多瓶瓶罐罐？知觉渐渐回复，可是双唇噤着，一时发不出声音。

恍惚听到有人说：“醒了，要不要给她喂水？”

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先通知石太太吧。”

石？蘑菇清醒过来，立刻大叫：“石间，石间，石间在哪里？”说是大叫，是指她本人已经十分尽力，声嘶力竭，但声音大小也不过如同耳语。

“石间呢？”这是她醒来后的第一个要求。

医生俯下身为她做检查，护士立刻去通知病人家属——蘑菇在大连并无亲人，他们去通知的，不过是把她送到医院

并为她付住院费的人——石间的妻子夏扶桑。

夏扶桑隔了足有两个小时才到来，脚步微见匆促，而发饰一丝不乱，身后一左一右跟随着两个护士，好像护驾。

她看着蘑菇，眼神是一种很专注的凝视，但看不出悲喜。天边似有雷声隐隐，火药味弥漫在小小的特护病房里，仿佛盛满炸药的军火库，火线已经点燃，一点猩红隐隐灼灼，是蛇的信子，“幽幽”地逼近。两人对视着，是生与死的较量，爱与恨的纠缠，是旧爱与新欢平生第一次的直面相对，而蘑菇率先发难：“石间在哪里？”

短短五个字，听在夏扶桑耳中几乎有种石破天惊的震撼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淡淡地说：“他不在。”

“我要他！我要立刻见到他！”蘑菇不管不顾地，十分强悍而敌意。从小到大，她都是呼风得风，唤雨得雨，但是如今，她不要风也不要雨，她只要石间！

我要他！她说得这样肯定，这样理直气壮。夏扶桑不禁微微动容，一个偷情者，一个刚刚死里逃生的人，一个生死至今还掌握在她手中的囚徒，竟然对她，石间的原配，如此地视若无睹。她不能不恨，却并不发作，只冷冷答：“他没有你孔小姐那么好运气，昨天已经送进殡仪馆了。”

一声霹雳，电闪雷鸣间，火线终于燃至尽头，万吨火药一触即发，蘑菇整个人在片刻间轰然炸裂，魂飞魄散，很久很久都不能消化夏扶桑的话，她瞪着夏扶桑，只觉毛骨悚然，背脊一股凉气直袭头顶，张开嘴，却发现自己忽然失声。

夏扶桑嘴角露出一丝悲悯，但终于还是说：“他死了，不过我会负责你的医药费，直到你出院，不必担心。”

蘑菇已经听不到她的话，她嚎叫起来，宛如受伤的野兽，一声又一声，不能扼止。护士立刻过来为她注射镇静剂，动作熟练一气呵成。

夏扶桑在她床前坐下来，眼珠不错地盯着她。这女孩刚刚受过伤，两天没有吃东西，脸色苍白头发凌乱，却依然有一种惊人的美丽，她的清秀的脸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情妇。但她是她的敌人，曾带她的丈夫经历生死。

扶桑为自己不得不向这样一个小自己近十岁的女孩宣战而悲凉，但她没有选择，她必须保护自己。她轻易地赢了第一个回合，可是，她知道，从这一分钟起，她的生命，将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单纯了。

蘑菇在梦中极不安稳，一整夜她都在问石间：“海时达，你爱我吗？到底有多爱？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第一位？”

海时达是她给石间取的绰号。她给石间取过许多稀奇古怪的绰号，诸如闹钟、怀表、劳力士、分分秒秒……总之凡与时间扯得上关系的名词都可以用来称呼石间，只有在非常不开心的时候，她才会叫他名字或者干脆叫他小名：石头。而石间，则喜欢亲昵地连着叫她“蘑菇蘑菇”，如果板起面孔喊她大名“孔子曰”，那不是生气，是在耍花枪。

梦中，蘑菇又听到石间在叫她了，她像往常一样跑过去，骑在他膝上扯着他一双耳朵鼻尖对鼻尖地问他：“说你爱我，说我是你的第一位。”

石间只笑不答。

蘑菇在梦中遗憾地想，石间从没有说过他爱她，但他给她半年非常美好的日子。和他在一起时，她是专研吃喝玩乐却没有终极目标的修道者，而他是真人王重阳，平凡的生

活因他而点化成仙。当他离去，她便坠入红尘，万劫不复。

再醒来已是另一个清晨，但蘑菇异常清醒，卜一眼眼立刻要求：“我要见石太太。”

石太太，她这样称呼夏扶桑。事发前，她从未考虑过夏某人的存在，更不理睬石间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原配发妻。可是现在，夏扶桑成了她与外界，与石间联系的惟一纽带。她不得不正视她的身份。

蘑菇闭上眼睛。车祸是怎么发生的？

好像他们当时正好经过滨海路中段，她一路飞车，石间叮嘱：“前面有转弯，减速。她笑着，存心同他淘气，逞强表演驾驶特技，眼看要冲出路基了才突然猛打方向盘同时急踩刹车，可就在这车子左前轮猛地飞了出去，于是整座山便避无可避劈头盖脸地压下来……

蘑菇再次惊叫起来。

护士匆匆跑进，蘑菇躲闪：“我不要打针！”

彼此缠夹着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俊秀得出奇的年轻人走进来。他个子高挑，身形略瘦，脸上的线条又冷又硬，年纪最多20岁，稚气未脱却已棱角分明，看也不看蘑菇，只望着天花板说话：“谁找我表姐？”

争执着的人停下来，女护士回头看到年轻人英俊的脸，脸上忽地红了，拿注射器的手不自觉地轻抚一下发角，态度柔和许多。蘑菇却只虎虎地瞪着来人不说话。

年轻人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是夏瞳，夏扶桑是我表姐。”算是自我介绍了。

蘑菇立刻接口：“我想见石间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夏瞳似乎耳背，嘲弄地看着蘑菇，眼中充满厌



恶与仇恨。

蘑菇悲叹，这一刻才清晰意识到石间已逝，再无人为她出头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侮辱她轻贱她，当她是路边乞儿，无主野狗。她忍着气请求：“我想见石间最后一面。”

她始终不肯当石间是一具再也没有感情没有知觉的尸体，提起他的名字时，仿佛他就站在隔壁，随时都会跑来与她喝茶跳舞。虽然，石间通常并不大肯陪她跳舞。

奇就奇在夏瞳的口吻也与她如出一辙，“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石间。”夏瞳断然说，又立刻补上一句，“为什么车祸中死的不是你？”

他的语气如此恶毒粗鲁，这有些出乎蘑菇意料，夏扶桑是那样斯文克制的人，她这弟弟却口角举止犹如小流氓。她略有一点分心，没有听出夏瞳的语病，只是呜咽着再次请求：“他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下午火化。表姐要主持葬礼，没时间理你。”夏瞳有意将“火化”“葬礼”这些刺耳的字眼咬得很重，然后甩一叠钱在床头柜，“这是医药费和你的生活费，表姐要你出院后立刻离开大连。”口气态度似打发一个叫化子。

蘑菇摇头：“我不要钱，我也不会离开。我要留在这里，我会为石间守墓。”

夏瞳一凛，眼睛微微眯起，是野兽在打量自己的猎物，杀机已起，却刻意从容，只轻描淡写地：“随便你。不过江山小区的房子属石间物业，他死后所有财产由我表姐继承，连同房子也一起收回了。我昨天已经换过门锁，你敢再踏进一步，我打断你下半截来。”交待完了，还意犹未尽，再补上一句，“还有，我不可能告诉你石间葬在哪里，你就算留

在本市，你也找不到他，他的魂也找不到你。”

蘑菇再也忍不住，抓起一只杯子扔过去。夏瞳侧身躲过，再次恶毒地诅咒：“怎么没撞死你？”收起钱扬长而去。

蘑菇嚎啕起来。他们一个个，全不拿她当人。石间一死，再也没有人会看重她，疼惜她，个个当她是麻疯。未待发泄心中郁愤，那在夏瞳走后六神刚刚归位的护士已经重新慄悍起来，不由分说按住她手臂便是一针。

蘑菇在昏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：不知前两天一直昏睡是不是也因为注射了镇静剂，而非单纯地因为受伤。但不管怎么样都好，老实说她也真是不愿再醒来。她也在想，为什么死的不是她？如果可以让她替代石间，她愿意。

隔了几天，蘑菇再见到夏瞳时第一句话便告诉他：“你不必再讽刺我。如果你有本事让石间活转来，我替他。”

夏瞳一愣：“你愿为我姐夫死？”

他姐夫？蘑菇心酸地答：“我愿为石间做一切事。”但随即黯然，“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我，我做什么他也是看不到的了。”

夏瞳似是不愿相信蘑菇会有真感情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，离开这里，不要再打扰我表姐。”

“我不走。”

“你必须走！”夏瞳有些焦躁。

在他来之前，夏扶桑接到医生电话，告诉了她一个天大秘密。节外生枝，让扶桑有种疲于奔命的感觉，简直想尖叫，像蘑菇那样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大叫。但她本能地克制住了，只简单地对夏瞳说：“瞳瞳，你要帮我。”

夏瞳义不容辞。

虽说事关生死，做说客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但夏瞳没有感情，并不认为有多为难。此刻，他便站在蘑菇床前，一板一眼背课文似的通知：“医生说，昨天复诊发现你已经怀孕，还不到两个月，趁早手术比较安全。”

他说得十分平静，那口气就仿佛告诉蘑菇感冒了最好吃片康泰克。

蘑菇一愣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早两星期前她已经有所怀疑，不过经期一向不准，她也没太在意。紧接着发生一连串的变故，这件事竟再没理会。原来竟是真的！她有了石间的骨肉！可是石间已死，孩子未出世便没了爸爸。蘑菇有些感伤，有些迟疑，又有一点儿高兴，她问夏瞳：“医生说孩子健康不会有问题吧？车祸对胎儿会有影响吗？”

夏瞳匪夷所思地看着她：“你还关心这个做什么？难道你想留下他？”

蘑菇本能地护住腹部：“当然，他是我和石间的孩子！”

“他不是！”夏瞳断喝，毫无商量余地地宣布，石间死了，没有人可以证明这孩子是他的，也没有人会承认！你就是把他生下来，也不是石家的人！”

“石家的人”，是，夏扶桑才是明媒正娶的石家媳妇，生是石家的人，死是石家的鬼。而蘑菇，不过是野合，没有身份的偷情，她自己和她的孩子，都一样见不得天日。蘑菇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无助而彷徨，但她不让自己倒下，为了她的孩子，她必须勇敢。

迎视着夏瞳的目光，蘑菇无惧地回应：“我一定要留下他，你们不承认，我承认！石间也会承认！你没有权力要我打掉孩子，石间在天有灵，也绝不会愿意看到他的亲生孩儿

被杀死！”

“住口！”夏瞳刺猬般一身的箭都竖起，蘑菇这样固执出乎他的意料。但是他答应过表姐，决意为她扫清一切障碍。他开始口不择言：“你以为只有你会生孩子？你有了我姐夫的孩子就了不起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个野种，他就是生下来，长大了，也一辈子不姓石，也没有资格到石间坟上磕一个头喊一声爹！你要是不肯拿掉他，信不信我打也要帮你把他打下来！”

“你威胁我？”蘑菇大怒。

夏瞳不屑地一甩长发，小流氓本性这时候表露无遗：“我威胁你又怎样？你告我去！我实话同你说，不一定是我动手，不一定用打的，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给我小心着，过马路左右看，别摔着别撞着，小巷子别随便进，看见摩托车赶紧躲，下楼梯看着点身后面。你看你有没有本事坚持10个月平平安安捱到生产期？”

他一连串地说着，蘑菇的脸渐渐惨白了，她知道他不是虚言恐吓，只有千年做贼的，没有千年防贼的，夏瞳要真是同她耗上了，她十有八九会毁在他手上。蘑菇切齿：“你好卑鄙！”

“你才卑鄙，你勾引我姐夫，伤害我表姐，你恶有恶报！”夏瞳一步不让，他甚至挥一挥拳头，“要不是看你是女的，我早就打扁你了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：如果你肯打掉孩子，我们会付你一笔医药费，帮你买机票安排你回香港。如果你不肯，那也随便，但是石家不会承认这孩子，为你提供的住院费也交到今天下午为止。你自己想去吧，想好了给我打传呼。”

一口气说完了，夏瞳将一张写着传呼号码的纸片放到桌上，转身便走，多一眼都不要看她。

蘑菇在他身后大叫：“你别想收买我！”

但夏瞳已不闻不问。余下的事，自有医生护士替他处理，这上上下下，早已被他用红包打点一遍，到处都是知己眼线。

蘑菇把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，一切能砸的东西也全都砸碎，正发泄着，护士进来了。蘑菇如见鬼魅，立刻投降：“我不砸了，别再给我打针！”

护士鄙夷地笑：“给你打针？别想了！你有钱付针药费么？我是来通知你收拾行李出院的。”

“出院？可是我的腿还没好。我能到哪儿去？”

“那你问不着我。你的医药费只付到今天下午，四点钟你得准时离开。”

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蘑菇倔犟不起来了，她一条腿还打着石膏，难道要她拄着拐离开吗？她忽然惨笑，不不不，她甚至连一支拐也没有。她抬起头问护士：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十点半。”

“那你三点半再来撵我好了。”

护士又撇一撇嘴，把一个包袱扔到床上：“这是石太太让我给你的。”

蘑菇打开，里面是她的几件衣物，全是名牌，每套最低也在千元以上，是景山小区房子里的东西，他们已经把房子接手了，如今这几件衣服就是她的全部家当了，除非，她肯接受夏扶桑的条件，以换取一笔生活费。

她忽然很有兴趣知道，那到底是多少呢？

在这以前，她对金钱从无概念。钱是用来花费，不是用来计算的。她习惯于不问价地买衣服，如果偶尔同人讨价还价，那是为了玩，找个人斗口才。钱不够，就签单，自有人为她付账。以前当然是她爹地，后来便是石间。总之她一直是别人掌上的珍宝，虽然不至于劝吃不起面包的人去吃蛋糕，但也绝不理解有什么事是需要牺牲尊严来换取金钱的。但是现在她明白了，清清楚楚地意识到，如果她不妥协，那么她就立刻要面临露宿街头的困境，跛着一条腿，连买一份豆浆油条的钱也没有。

她在这座城市并没有一个朋友，她的美貌帮不了她，甚至只会给她带来麻烦。难道去讨饭么？一个穿着名牌衣裳的跛腿女乞丐？想一想也要打哆嗦。

蘑菇叹息了，一抬头，发现主治医生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，鬼魅一样站在她床前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。蘑菇本能地一缩身，问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医生嘴角露出一丝不屑，弯腰看了一眼床头病历，费力地念：“孔子曰！”

“是曰，孔子曰。”蘑菇更正。

医生又努力看了看：“哦是扁的，孔子曰，这名字多拗口。”然后她直起身，很威严地宣布：“我是医生，有责任告诉你：你的孩子会是白痴！”

“什么？”蘑菇如遭雷击，她又想尖叫了。本来以为事情已经不能再坏，没想到竟然还有比绝望更加绝望的厄运在等着她。

“这段时间，我们给你用过各种消炎和镇定药剂，”医生流利地报出一连串中西药名，十分权威地下结论，“这些药

品的使用很可能会对孩子大脑发育造成不良影响，也许他生下来会是个畸形儿。所以我建议，你还是流产的好。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灾乐祸，最后一句话竟有几分声色俱厉的恐吓意味。

蘑菇蜷缩在床角呆呆地望着她，眼睛越睁越大，写满了惊惶无助，忽然之间，她凄厉地叫起来：“石间，救我！石间——”

## 二 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

另一所医院，另一个病房里，石间在合目安睡，夏扶桑坐在旁边削水果要做水果盅。床头花瓶里插着大束剑兰，映得满室生春。

扶桑每削完一只水果就抬头看丈夫一眼，多么艰难她才抓到机会令他回头，她绝不要他再次离开自己。

石间已经三十出头，可是就为了他叫做“时间”，时间便对他格外眷顾，好像他自从过了27岁生日便再没长过，脸上适当地有一点点纹路，不深也不浅，是男人刚刚成熟，但还没有露出疲老的最佳状态。而石间的精力也永远无穷，好像比常人多出一个脑子，所以也比常人多出一颗心。不能说他对自己不好，可是他也对别人好，对那个孔子曰好，他有两颗心，分别给了两个女人。

扶桑摇摇头，仿佛想摇掉不快乐的记忆。她逼着自己专心一点，将手中的苹果雕得更精细些。这两天超市里没有卖草莓的，水果盅颜色只好单调一点。记得昨天石间抱怨：“在医院里闷死了，天天香蕉苹果，真想出去喝杯酒。”

扶桑问他：“什么酒？”



“谁管？啤酒白酒果酒，是酒便好，越烈越好。”又发狠，“出去之后，买它几十箱好酒，全部倒进浴缸，我也来一场酒池肉林。”

想起石间垂涎欲滴的样子，扶桑不禁微笑，馋成那样，可见是闷狠了，当初喜欢石间，也就是为了这份豪气吧。

当年在北大读新闻，石间是惟一的陕西人，地地道道的农村小伙子，却一口标准普通话，衬衫虽旧但整洁干净，头发一丝不乱，眼中写满自信，丝毫不以自己的农村户口为忤。崇尚包装讲究出身的北大校园里，扶桑好心地提醒他：“你不说，谁也不会相信你是农村来的。”

“但我的确是农民。我会扶犁、间苗、扬场，地里所有的活我都会干。”石间回答，语气十分自豪。

是的。一个人的优秀与否与他是什么人无关，而在于他怎样做人。石间的理论相当简单而坦荡，他是农民，且是一个好农民，所以他应当自信。如今他做了学生，他也是一个好学生，自然更该骄傲。相信将来如果他经商或从政，也一定会是好商人好政客。石间的确有理由自豪，石间是有大智慧的人。

扶桑反而自惭，羞愧地说：“我是城里人，可是不会洗衣服，不会做饭，不会踩单车，可以说除了让父母操心什么也不会。”

“你才不会是那种让父母操心的人，你一定是你父母的骄傲。”石间安慰她，眼睛亮亮的。于是他眼中的光芒也照亮了她的，她问：“你教我骑自行车好不好？”

他们是那样走在一起的。从她把手放到自行车把上，而他把手放到她手上那一刻起，她便爱上了他的。当他的手覆